

MORALITY PLAY

BARRY UNSWORTH

道德剧

当代英国文学大师 布克奖得主

巴里·昂斯沃斯 著
孙英春 译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MORALITY PLAY

BARRY UNSWORTH

道德剧

当代英国文学大师，布克奖得主

巴里·昂斯沃斯 / 著

孙英春 / 译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德剧/(英)昂斯沃思(Unsworth, B.)著;孙英春译. —北京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2.1

ISBN 7-5057-1741-3

I. 道… II. ①昂… ②孙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26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4239 号

© 1995 by BARRY UNSWORTH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itle - Mon Agency, Inc., (and

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)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2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名	道德剧	1565.45
作者	英国 巴里·昂斯沃思	204
译者	孙英春	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	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	
经销	新华书店	
排版	北京启迪利图文制作有限公司	
印刷	北京忠信诚胶印厂	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	
	9.25 印张 177000 字	
版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	
印次	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	
印数	1 - 5000 册	
书号	ISBN 7-5057-1741-3/I·459	
定价	18.00 元	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	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	
	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1 - 281	

第 1 章

这个故事的开始，是一个人的死去，而引导我们向前走的，则是另外的一桩死亡事件。

第一位死者的名字叫布伦丹，我曾亲眼目睹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那是冬日里冰冷刺骨的一天，我看见一群人围绕在布伦丹的身旁，先是弯下腰来，接着又向后退去，为他的灵魂让出一条通道，让他走向天国。这些人的动作与众不同，仿佛是在为我表演着布伦丹的死亡。

这可真是奇怪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一旁窥望，再说，当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何许人等。同样奇怪的是，就在我被自己的愚蠢搞得走投无路的时刻，不知是受到天使还是魔鬼的引领，我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决不想隐瞒自己的罪恶，不然的话，我又怎能获得救赎呢？就在那一天，由于饥饿，我干出了通奸的勾当。又因为通奸，还失去了自己的斗篷。

其实，我不过是个一无所有的寒酸书生，凭着自己惟一所长的拉丁文，勉强可以混口饭吃。但我还年轻，虽然身材差强人意，但也颇有受女人青睐的幸运。有的时候，还会有女子冲着我挤眉弄眼呢。

不过，我已经说过，那天让我干出通奸勾当的，并不是情欲，而是罪衍略轻一些的饥饿。而且，在我目睹布伦

丹的死亡之前，这种好事并不常有。

那时，我正在向那个女人求讨吃食，但她不由分说，热情似火地扑了上来。倒霉的是，她的老公偏偏提前回家了。慌忙之中，我穿过牛棚逃之夭夭，还把自己那件上好的斗篷丢下了，要知道，那可是寒风凛冽的十二月啊。

虽然法律禁止殴打神职人员，但我还是担心被人追上，打断我的骨头。所以，我不敢在开阔的大路上露面，只能在林地的边缘潜行。真是命运的安排，如果我还是在原先的大路上行走的话，也就不会撞见这些人了。

那是在树林中的一块开阔地上，有两道车辙从大路延伸到这里。他们是驾着马车来的，当我走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把这个男人从马车上抬下来。我藏身在树丛中，悄悄窥望，不敢弄出任何动静，更不敢向前走。

当时我想，这伙人一定是强盗。他们的穿着非常奇特，七拼八凑，五花八门，根本不像是自己的衣裳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头，到处都有危险，可法律却禁止牧师携带武器。当时我的手中，只有一根短手杖。根据法律，像棍、棒、手杖这类粗钝的东西，因为没有锋利的尖刺和刀锋，所以允许神职人员携带。

从藏身之处望去，我看见他们把那个男人从马车上搬了下来。一条瘦骨嶙峋的半大猎犬在一旁急切地跳来跳去，像是在嬉戏，还不忘亮出它那条苍白的舌头。我瞥见了那个男子被死亡之光照定的脸庞。他的身子被这些人放

在空地上。这时，我已经明白，他们把他带到这里，是为了厮守着他走向死亡。

谁会忍心让自己的伙伴在颠簸的马车上咽下最后一口气呢？我们都希望能够陪伴在垂死和刚刚过世的亲友身边，表达哀悼和怜悯。当年，为了悼念我主耶稣，他的身体就从显得遥不可及的十字架上搬了下来。

这伙人挤挨着围成一圈，蹲伏在临终男人的身边，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，他仿佛是一堆可以取暖的篝火。他们一总有六个人，四个是成年的男人，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。他们穿的全都是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烂衣裳，与所有官方规定的百姓衣着都不相同。其中，一个衣裳褴褛的男子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，上面还插着羽毛，像是富人的穿戴。在另一个男子身上，是一件长及膝盖的白色罩衣，下面露出了破旧不堪的长统袜。在那个男孩的肩上，披着的是一件皱巴巴的粗糙围巾，像是用马毛编织的。

在这些人的身后，矗立着棵棵橡树，稀疏的枝头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枯叶。一缕日光洒进树林，闪烁在树干上，也照在男孩那件粗糙的围巾上。

这个男人就要死了，可他还没有忏悔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应该走上前去，把十字架送到他的面前，但当时我惊魂未定，根本不敢现身。Mea maxima culpa^❶。

❶ 拉丁文：我犯下严重的错误；这全都是我的罪过。

此时，我已经看不见布伦丹的身体，隔着一块空地，只听到他急促起伏的喘息声。从他身旁人们的嘴中，喷吐出一蓬蓬烟雾般的气息，缓缓地围绕在他的上空，就像是熏香，一束祭祀的火焰。骤然间，喘息声停止了，我看见他们向后退去，为死神让出了进驻的空间。他们真是聪明，如果死神发现自己被团团围住的话，就会被激怒而发狂的。

眼前的情景，让我想起了“道德剧^❶”中的场景，禁锢的灵魂最终飘然离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其中一个男子的帽子上绣着一枚徽章，表明他是某位领主的侍从。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那条狗发现了我。它早已饿得半死，根根肋骨清晰可见，但它既不向我摇尾乞怜，也不退缩，只是表示出一种无知的善意。它几次想钻进围在死者身旁的人堆里，但每次都被驱赶出来，只好在空地的边缘来回溜达。等它发现了我，就来到我藏身的树后，蹲在那里汪汪地叫个不停，好像不是把我当成威胁，而是在欢迎我的光临。

吠声引来了戴着绿帽的男人。这个家伙衣衫虽然破旧，身材却魁梧粗犷，一头黝黑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束，乌黑的眼珠就像两枚大李子。一看见我，他的刀子立刻拔了出来。看见他这样，我赶忙站起身来，用牧师的姿

❶ 欧洲中世纪三种地方性戏剧的一种，另外两种是神秘剧和奇迹剧。它是一种戏剧化的寓言，将道德主题戏剧化，表现善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。

势向他伸出了双手——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他应该立刻知道我的身份。

“滚出来，露出你的脸。”他说。

我赶紧快步走上前去。

“我刚好经过这里，”我说，“碰巧看到了你们。不过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不想打扰各位。”

看到我的出现，这些人纷纷从死者身旁站起身来。我瞥见了死者的脸，幽蓝的眼睛睁得很大，仿佛两枚画眉鸟的蛋。他是个秃子，圆圆的头颅及一张臃肿的脸，像是戴着一副猪油做的面具。他的嘴巴歪向一边，朝下的嘴角略略张开。借着这个空当，那条狗也蹿了过去，舔着他的脸。经这么一舔，他的嘴张得更大了。男孩赶忙走上去，一脚把狗端开，它便哀叫着跑到一边，冲着一棵树撒起尿来。

“他是个牧师。”男孩说。

他披在肩上的并不是围巾，而是一件下摆很长的外衣。我看见他正在哭泣——小脸已经被眼泪浸湿了。

“那你就应该往回走，或者，去走另外的路，”帽子上绣着徽章的男子说。“你不该在这里偷看。”

那枚徽章上绣的是一只白鹤，站在两把交叉着的戟斧上。此人一定是这伙人的首领，因为他有徽章，还代表他们向我问话。看起来，他要比我大几岁，中等身材，身材瘦削却显得结实、矫健。在这些人中，只有他身上的衣服显得得体一些。一件羊皮短上衣，外面罩着一件短外衣，

领子已经磨破了。透过薄薄的长统袜，可以看到他的腿上的肌肉轮廓，显得非常硬实。

“身为牧师，你来得也太晚了，”他说道，语气有些蔑视。“你在那里躲躲藏藏的时候，我们的布伦丹已经带着罪恶走了。”

他的脸是狭长的椭圆形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，加上哀恸过度，显得十分苍白。可他的眼睛却是漂亮的灰绿色，显得炯炯有神，闪烁在斜长的眼眉之下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想起，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察觉这个狂热的家伙脸上的煞气。当时，我真的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六神无主，不知所措。我可不是个勇敢的人，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闯了进来。

在这种时候，陌生人是讨不得什么好的。在这个乱糟糟的年头，像我这般行事，已经足够挨一顿狠揍，搞不好还会丢命的。近些年来，暴力冲突已经在百姓中弥漫，看到有人扎堆儿，最好躲到一边，免得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

“我没有任何恶意，”我为自己辩解，“我只是一个穷牧师。”

后面的话显然是多余的，从我的衣着和头上的剃度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我的身份。“没人跟我在一起。”我接着说。

“一个徒步在外的牧师，一个躲在树林里的牧师。”身穿白袍的男子说，他的讪笑像是抽泣。

“他刚才是去给什么人布道。”说话的男子很年轻，看

起来不超过二十岁，头发淡黄，显得乱糟糟的。他的眼睛很大，但呆滞无光，眼神也闪烁不定，可嘴唇却显得非常红润。他的脸颊上也满是泪痕。

“我没有恶意！”我又说了一次。

“斯蒂芬，把刀收起来。”那个首领模样的人对黝黑的男子说。“你想用铁锤来对付一只甲虫吗？”

无论是作为牧师，还是一个男人，这种轻蔑的口气都让人无地自容，但无助的我，却不敢应声。这个斯蒂芬一边炫耀地把刀插回腰带，一边龇起牙来瞪着我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不过是做做样子，显示自己桀骜不驯的个性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他的右手没有拇指。

拉马车的那匹花斑色老马已经走到空地的边上，低头猛嚼地上稀薄的小草。马车上盖着一块油布，但从车后的木门望进去，可以看见车里堆满了奇形怪状的东西，有扎成捆的五颜六色的杂物，有长袍和戏服，还有一顶镀金的皇冠，一株漆过的树干，一条蜷缩的毒蛇，一把魔鬼用的铁叉，一顶亚麻的假发和一把木梯。车里还堆放着一些锅碗瓢盆，包括一个炭盆，一个三脚炉和一个直径超过一码的金属圆盘。

即使不是像我这样精通“奥康姆法则^①”的人，也能

① 十四世纪方济各会修士、经院哲学家奥康姆（William Ockham）提出的“经济原则”，即：“没有必要不应增加实体”，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真实的，也称为“奥康姆的剃刀”。

给眼前这片杂乱的景象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解释：他们是巡回演出的艺人，他们身上用来御寒的那些七拼八凑的玩意儿全都是戏装。

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没人会害怕艺人，不过，现在想脱身还真有些困难。冒冒失失地闯进这样一桩死亡事件，我可不能简简单单地转身就走。我开始鼓起三寸不烂之舌为自己辩解，而能言善辩也正是我的专长，只要找到主题，我就能滔滔不绝。这要归功于神学院的辩论课，使我练就了一副伶牙俐齿，也学会了修辞的诀窍。

我向这伙人解释说，我留在树林中观察他们，是因为我有一种勇于探究的精神。我进一步指出，这种精神并不是恶习，凡夫俗子有时会管它叫“好奇”；相反的，对于一个健康的灵魂而言，探究的精神是源自一种共同的博爱。为了支持我的观点，我还引述了泰伦提乌斯^①的名言，“*humani nil a me alienum*”^②。”

人总是难以察觉自己的荒唐之处。我站在这些人中间，喋喋不休着，死者仰面躺在我们中间，圆睁的两眼瞪着天空。天色渐渐阴霾，雪花也开始飞舞落下，我却越说越起劲，还想进一步发挥我的观点。

① 古罗马喜剧作家，对欧洲戏剧有极大影响，他的喜剧作品构成了现代风尚喜剧的基础。

② 拉丁文：人性的每一个层面，我都深切了解；我一身具现人类的各种美德和罪恶。

突然，那个叫斯蒂芬的男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那个男孩还拍起了手掌。我的演说被打断了，心里有些恼怒，但一想到自己这副寒伧模样，也只好忍气吞声。

我身上的牧师服已经褴褛不堪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自从五月以来，我就一直在外跑路，头发早已经长了起来。我曾经用放在背包中的一支剃刀，试着剃去头顶上的发丝，但自己摸索着操刀，怎么也剃不干净。

“他很会说话。”一直沉默的女人开口了。

这个女人头发蓬乱，神色慵懒，虽然看起来还很年轻，但脸上已是久经风霜，仿佛戴着一张面具。在百姓之中，这样的面孔并不少见。由于贫苦和磨难的缘故，人们真实的脸上都被蒙就了面具。她披着一件红白格子的衣裳，裹住了肩膀和胸脯。这一定是从马车上拿下来的戏班小丑的上衣，衣服当中有个洞，她的脑袋正好就从洞中钻出来。

“鬼鬼祟祟躲在树丛里，他到底想看些什么呀？”说着，她伸手拉起了满是泥巴的裙摆，张开了双膝。这个姿势真是浪荡，妓女也不过如此。这时，那个金黄头发、眼神直愣愣的男子，蹲下身子，趴在地上，一面朝她裙中窥望，一面猛吞着淫邪的口水。

这个家伙穿着一件天使的白色罩衫，可在我看来，他的模样就像个疯子。他表演的这出哑剧倒真是精彩，但没有人吭声，也无人发笑。他们深爱的一位伙伴刚刚死去，大家还沉浸在哀悼死者的悲伤里。

在这些人眼中，我不过是个潜伏在树林里的小贼，根本就无足轻重。他们也知道，我未经准许，私自离开了教区，不过是一个逃犯。其实，巡回艺人也是四海为家的流浪汉，跟我没什么两样。但这群艺人可不寻常，他们居然有一枚侍从徽章，这可是某位领主颁发的执照。

这时，那个像是首领的男子又走回死者身边，跪了下来，伸手合上了死者的眼睛，又用手轻轻地扶住死者的脸庞，慢慢地转到一旁，让他松垂的嘴唇合起来，遮住苍白的牙龈。

“唉，可怜的人，可怜的布伦丹。”他长叹一声。

他抬起头瞄了我一眼。“你来得不是时候，”他的口气听不出丝毫敌意。“你正好碰见布伦丹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拜托，请马上离开，赶你的路去吧。”

听到这番话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就站在那里不动。“我们得把布伦丹抬回马车去。”说着，他又回头看着死者的脸。

“抬到车子上？我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？”那个叫斯蒂芬的男子粗声粗气地说。

他吞下一泡口水，脸上涨红起来，但没说什么。

斯蒂芬转过头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，“趁着你现在还能走路，马上滚开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我赶忙说。“带我走吧。虽然我个子小，还是很结实的。我可以搬架子，抬木板，帮你们搭戏台。我的字写得也很好，可以抄戏本，为艺人提词。”

是的，我可以加入他们的戏班，不过，在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，我并没想参加他们的演出，干这个低贱的行当，*artem illam ignominiosam*^❶。要知道，这是被教会明令禁止的。我只想跟这个戏班一起走。那位，戴着徽章，说明这个戏班属于某位领主，还持有这位领主的演出执照。如此的话，我就不必担心被当成流浪汉而遭到鞭打。游民和逃犯肯定逃不过这样的下场。未经主教许可，私自离开教区的神职人员，也不会有更好的下场。

我还有一个念头，戏班人多势众，如果那位倒霉的丈夫追上来，我也能安然无恙。可我可以发誓，我压根就没想接任这个死去的艺人去演戏。如果当时我知道，路旁撞见的这桩死亡事件会把我们卷入一场灾祸，我早就二话不说，自顾自赶路去了。

没人回答我，倒是有人发出了嗤笑声。

“我能听忏悔，”我接着说道。“我可以详细地解说《圣经》。虽然我还没有得到牧师的职位，又离开了自己的教区，但我还可以做我分内的事。我不要求酬劳。只要有吃有住就行了。”

“我们可不需要你去解说什么经文。”班主答话了。“你的拉丁文也没什么用处。至于搭戏台，需要人手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来帮忙。他们只需要一夸脱麦芽酒和一点奶酪就够了。比起一路上喂饱一个空肚子，可要便宜多

❶ 拉丁文：下流、低级的艺术。

啦。”

说罢，他又仔细地打量着我，脸上若有所思。在我的诉说中，他察觉到我的恐惧——孤独的人难免会感到恐惧，除非他是为了耶稣而自愿选择了这份孤独。

“牧师一般都会唱歌。” 班主问我，“你会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会！”我感到有点意外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

说实话，很多人称赞我有个好嗓子。我的声音虽然不够洪亮，却十分清晰、甜美。在路上这段时间，囊中羞涩的时候，我还用我的歌喉赚过几个小钱。即使这样做会亵渎神灵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会在客栈里演唱，虽然有时会被撵出去，但经常能换到吃食和睡觉的地方。

“布伦丹是一个天才的歌手，”他说。“连夜莺都比不上他。”

“布伦丹唱歌就像是天使一样。” 头发像亚麻的那个艺人说。这人的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，柔弱中带着些急切。“布伦丹唱歌的时候，总要昂着头，纹丝不动，就像是一棵用叶子唱歌的大树。”

“他的歌就像一根用丝线编成的绳子。” 斯蒂芬又开腔了。这个家伙的嗓音低沉，有一种酒徒特有的沙哑。

到这时我才发现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说话的时候就像个合唱队，一个接一个地轮唱，仿佛乐谱中的音阶。显然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已经转变了，还主动跟我谈起